

柚苗选育——常山胡柚的故事(6)

◎ 两山

刘老根蹲在自家的胡柚园里，捏起一撮土，又松开，让它从指缝间漏下去。土质不错，可手里这株刚冒头的柚苗，叶子却蔫蔫的，像害了病的孩子。他叹了口气。种了大半辈子胡柚，最怕的不是旱涝虫害，而是这开头的第一步——苗子不行，往后三年五载的辛苦，就都打了水漂。

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常山胡柚的育苗，还靠着老法子：选几颗看着顺眼的果子，把籽收集起来，埋进土里，浇水、施肥，剩下的就交给老天。出不出苗，出多少苗，全凭运气。播下去的种子，能有六成冒头就算极好的。有一年，刘老根的三亩育苗地只冒出来稀稀拉拉几十株，他蹲在地头抽了半包烟，烟屁股摁进土里，像是摁灭了一年的指望。

后来，县里的胡柚研究院来人了。领头的是位姓陈的老专家，头发花白，眼镜片厚得像酒瓶底。他在刘老根的园子里转了一圈，蹲下来看那些病恹恹的苗子，半天没说话。走的时候，他从背包里掏出几个密封袋，装了土样和叶片，对着刘老根说：“老刘，给我们点时间。”

转眼，就是好几年。陈专家和团队里的年轻人，在实验室和柚园之间往返了无数趟。他们像给柚子树做“基因体

检”，把常山胡柚的家底摸了个清清楚楚。依据食用、药用、加工三个不同的方向，一批又一批的新品系被培育出来，又一批批地被淘汰。失败的苗子堆在试验田边上，像沉默的士兵。

直到有一天，陈专家带着几株小苗又来了。那苗子的叶片油亮亮的，主干笔挺。他告诉刘老根，这是“01-7胡柚”，皮薄，籽少，糖酸比刚刚好。老专家把苗子递过来，手背上布满了老人斑，眼神却像年轻人一样亮。

刘老根种下了新品种，耐心管理，三年后挂果，他摘了一颗切开，汁水顺着刀锋淌下来，那股清甜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微酸，比老品种爽口得多。果子还没下树，收购商的电话就打到了村支书那里：“老刘家那几亩胡柚，今年我包了。”

新品种胡柚质优价高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。“01-7”在常山扎了根，很快扩种到数万亩。可刘老根心里还有疙瘩：育苗的事儿，还是得看天吃饭。有一年倒春寒，苗圃里刚冒头的嫩芽冻死了大半，他心疼得几天没睡好觉。

县里大概也看到了这个问题。没过多久，一片占地五百多亩的数字化种苗繁育中心在山脚下建了起来。刘老根头一回去参观，吓了一跳——大棚里整整

齐齐的育苗床上，小苗像列队的士兵。头顶是自动喷灌系统，脚下是水肥一体的管道，哪块地干了、哪棵苗缺了营养，手机屏幕上看得一清二楚。技术员小吴是个扎马尾的姑娘，她指着监控屏幕告诉刘老根：“叔，您看，这一片是‘脆红’，那边是‘梨形胡柚’，长势都在系统里记录着。”

在新的育苗基地里，胡柚出苗率从六成提到了八成。一百二十万株优质种苗从中心输出，像一茬茬健康的孩子，被送往全县的山坡和田垄。

如今，刘老根育苗不用再看天吃饭了。他有时还会去数字化中心转转，看那些小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里舒展叶片。技术员小吴每次见他就喊：“叔，新批次的‘脆甜’苗子又要出圃了，给您留几株？”他就笑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，像柚子皮上的纹路。

一只好柚子，从一粒种子开始。一粒好种子，背后是三代科研人的白发、数字化大棚里的不眠夜、还有那些选育失败后被默默埋掉的苗。这些，刘老根都记在心里。秋天又来了，他站在坡上望出去，满山的柚树挂果累累，风一过，枝叶沙沙响，像在说：这一路，走得值。（未完待续）

[诗词长廊]

柿子

◎ ——

秋意慢慢沉进山谷

青石镇的枝头，捧起一树金黄

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

吻过饱满的太秋甜柿

山风与朝露，慢慢沉淀滋味

不必脱涩，摘下即是甜

轻轻掰开

清脆汁水漫开

这是常山独有的秋日味道

也是童年记忆的味道

月满中秋

◎ 徐寒顺

万里清辉辐远畴，冰轮皎皎照层楼。

风摇桂影香侵户，露浸星河光漾流。

举酒遥怀千里客，凭栏共赏一月秋。

人间此夜团圆意，岁岁清光寄远悠。

向日葵

◎ 詹福初

追光勤逐梦，

仰面乃虚心。

俯首点头后，

盈盈硕果临。



云梯农场

记者 邹建辉 摄

栾树遐想

◎ 历向军

在初秋的温柔阳光下，人民路上的栾树悄然绽放明黄色碎花，将这条平凡的街道装扮得如梦似幻，成了市民们竞相打卡的风景线。微信朋友圈、抖音里，一张张美图、一段段视频，甚至无人机从高空俯瞰的壮丽画面，无不展示着栾树带来的别样风情。

栾树，这看似普通的行道树，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故事。春日里，它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为城市增添一抹生机。夏日，繁茂的枝叶交织成一片片绿荫，为行人提供避暑的佳所。而到了秋天，它便换上了最耀眼的衣裳，一树树金黄的花与火红的蒴果交织，仿佛是大自然最得意的画作。冬日，尽管叶片纷纷落尽，但它那小巧的灯笼状果实，却成了孩子们趣味游戏的欢乐来源。

我第一次真正留意到这条路上的栾树，是三年前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。那天我加班到很晚，骑着电动车往家赶，雨丝把眼镜糊成了毛玻璃，连斑马线都辨

不清。就在我慌慌张张捏着刹车停在栾树下擦镜片时，忽然有金黄小花簌簌落进我的领口，抬头才发现，整条路的栾树都在悄悄开花，风一吹，细碎的小花就顺着伞沿往下落，连雨丝里都裹着淡淡的清香气。那天我站在栾树下愣了好久，连日加班的疲惫忽然就被这阵“黄金雨”揉散了。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这样描写栾树：“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，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，小灯笼先是绿色，继而转白，再变黄，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。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，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。”从前读这段文字只当是地坛里的一段寻常描写，直到站在人民路的栾树下才忽然懂了，史铁生笔下那些从绿转白再变黄的小灯笼，此刻正密密匝匝挂在眼前的枝桠上，和头顶未落尽的细碎黄花遥遥相对，把地坛里的旧时光，悄悄延伸到了这条南方小城的街

道上。

栾树之美，不仅仅体现在它那如诗如画的四季变换上，更在于它所引发的深刻思考。负责人民路清扫的王叔，以前总跟人抱怨，说栾树的果子扫完一茬又落一茬，刚清理干净的路面，一阵风过去又铺得满满当当。可前几天我早高峰路过，却看见他扫着扫着就停了手，掏出手机对着满树的红黄花果拍了好半天，还跟旁边的同事念叨：“你看这树开得，比我家姑娘当年出嫁时挂的红灯笼还热闹。”

栾树正是这样，用它那坚韧不拔的毅力，诠释着生命的真谛。每一片落叶，每一朵花开，都是对生命循环的深情颂歌，时刻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的美好，同时也学会接纳生活中的不如意。

秋清夜长，漫步山野街巷，总容易勾起人怀古沉思的心绪。待到栾树那灯笼模样的花果纷纷从枝头飘落，这份属于秋天的沉静与怅然，便也落在眼前。